



修智大和尚談：空性

青楓：經常聽到信眾說，來到寺院，看見佛像時，會肅然起敬，心情也平靜下來，很舒服的！可又聽到說，佛教講「空」，毋須執著，也無所謂恭敬與否。僅僅對佛像的禮敬是沒有意義的，重要的是要「心中有佛」就可以了。請問大和尚，我們對「心中有佛」這句話，要如何理解？

修智：我們首先留意上面所提到的兩件項目：一者對佛像，肅然起敬；二者講空，所以不要執著。我們將之明確的分為相與性，所謂「相講有」，而「性講空」。換句話說，相指事，而性指理。世間上森羅萬象，皆不可以離開事與理。事必

以理為依據，而理以事為表顯。再換句話說：處事表修福，付諸實踐；顯理指修慧，實踐理之所在。如果只講修福，可以視之為盲修瞎練。如果只講修慧，可以視之為說食數寶、畫餅充飢。所以心中這個「佛」，是「覺」義。覺有三義，即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。首先是要講自覺，就是自利、修慧。然後講覺他，就是利他、修福。再談覺行圓滿，就是自利及利他，修福與修慧，功圓果滿。這三義，在文字表達上有先後，實踐上是三即一，不可分離。我們有了對本性的覺悟，這才會看到佛像而生歡喜心、尊敬心。大家都會聽聞過，古時有



棋盤

妙法寺園林，假山處有一個小石桌，石桌上刻畫上棋盤。

那天，幾朵紅花瓣落在棋盤上，顯得格外的清冷。

上車、走馬、發砲，過河卒……下棋就彷彿在沙場上廝殺，殺得天昏地暗、日月無光；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！……這又如何？棋子，殺罷還不是又一次的收進匣內？

剩下的棋盤，依然的落寞。



不少人在戰爭「走難」時，甚麼都可以不帶，只有祖先的牌位是不可以不帶，而揹着走。這是為甚麼呢？這是對祖先的尊敬，有報恩之心，也正好反映了我們的內心世界。我們看到佛像而生尊敬心，也就是「心中有佛」而形於外也。

青楓：正是這樣，佛像的莊嚴，是能讓我們提起敬仰心，這是從內心反映出來的實質行為。

修智：是呀！讓我們從字義上看看，「理」與「事」及「性」與「相」。「人人皆可成佛道」是理，而「福慧圓滿成佛道」是事。例如米有飯性，但米是需要經過處理，方可成為飯。再讓我們舉一個生活例子看看，譬如父母生日，我們隨意地送上一句：「祝你生日快樂！」這樣好呢，還是加送上一份生日禮物好呢？這禮物不在乎價值高低，小小的禮物也是一份心意！這就是以禮物「事」，來表達我們內心「理」的孝敬。我們對佛像的禮敬，也作如是觀。我們不能單說理論，還得要有實際行動才是，所以，「理」要有「事」來表達；「性」要有「相」為表顯。亦即是我們有「福」還得有「慧」，常說「福慧雙修」就是這道理吧！純粹地講「事」、講「相」、講「福」，這等於「盲摸摸」的做事，猶如盲人摸象。如果單純地講「理」、講「性」、講「慧」，又等於是「空口講白話」，亦即是我們常說的「空頭理論家」，都是不切實際的行為。

青楓：《壇經》裡說：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

言修福便是道；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。」意思是很清楚的！「迷人」指迷失本性、不明本性的人，好些人便以為多行善、多布施這就等於「修道」（修行），其實不然，多布施行善固然很好，但我們還得剔除心中的貪、瞋、癡，與「空性」相符，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

修智：達摩這番話是很有意思的，正好說明了我們在修福的同時，也要修慧為依據。

青楓：我很年輕的時候，聽到「佛無相」便認為「佛是無定相的，是看我們如何去理解！」及後年紀大了也有了不同領悟，所謂「無相」，是不要「着相」。

修智：《金剛經》說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！」無所住是不要着相，是「空相」，是修慧；「生其心」就是行動，是做事，是修福。這就是「理」與「事」、「性」與「相」的結合。只單獨半句「應無所住」，會容易錯誤地認為只求空便是。實際上是必須事理圓融，互相結合的，所以隨之而來後半句「而生其心」。且《金剛經》又說：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「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

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

我們要正確地理解佛像與空性的關係，不應偏執於一隅，把兩者結合起來看。

沙龍草

對攝影友來說，看到像圖中這些草，便會情不自禁地說：「沙龍草！」沙龍者，攝影之佳作也！這一名稱也久已乎很少聽到，大抵今天人人手上有可供攝影的手機，看到美景，或者刻意地尋找美景也容易得多，而且可以多、快、好、省。今天用數碼機攝影，既方便且經濟，比用「傻瓜機」更省事。

圖中這些「沙龍草」就在妙法寺門前，隨手一按機，「沙龍」即現。



當知蜚肆亦復如是！若汝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捨者，汝便當受無量之惡，亦為眾人之所憎惡，猶如戲人為餅欺他，還自得殃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國異人聞之，便作是說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迦葉！是故，我此見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養豬人，彼行路時，見有糞糞，甚多無主，便作是念：「此糞可以養飽多豬，我寧可取，自重而去。」即取負去，彼於中道遇天大雨，糞液流漫，澆汙其身，故負持去，終不棄捨。彼則自受無量之惡，亦為眾人之所憎惡。當知蜚肆亦復如是！若汝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捨者，汝便當受無量之惡，亦為眾人之所憎惡，猶養豬人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國異人聞之，便作是說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迦葉！是故，我此見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最後譬喻。若汝知者，善；若不知者，我不復說法。蜚肆！猶如大豬，為五百豬王，行險難道，彼於中路，遇見一虎。豬見虎已，便作是念：「若與鬥者，虎必殺我；若畏走者，然諸親族便輕慢我。不知今當以何方便得脫此難？」作是念已，而語虎曰：「若欲鬥者，便可共鬥；若不爾者，借我道過。」彼虎聞已，便語豬曰：「聽汝共鬥，不借汝道。」豬復語曰：「虎！汝小住！待我被著祖父時鎧，還當共戰。」彼虎聞已，而作是念：「彼非我敵，況祖父鎧耶？」便語豬曰：「隨汝所欲。」豬即還至本廁處所，婉轉糞中，塗身至眼已，便往至虎所語曰：「汝欲鬥者，便可共鬥；若不爾者，借我道過。」虎見豬已，復作是念：「我常不食雜小蟲者，以惜牙故，況復當近此臭豬耶？」虎念是已，便語豬曰：「我借汝道，不與汝鬥。」豬得過已，則還向虎而說頌曰：

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鬥 何意怖而走

時，虎聞已，亦復說頌而答豬曰：

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豬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

時，豬自誇復說頌曰：

摩竭鷲二國 聞我共汝鬥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

虎聞此已，復說頌曰：

舉身毛皆汙 豬汝臭熏我 汝鬥欲求勝 我今與汝勝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我亦如是，若汝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捨者，汝便自受無量之惡，亦為眾人之所憎惡，猶如彼虎與豬勝也。

中阿含經 蜚肆經

蜚肆王聞已，白曰：尊者初說日月喻時，我聞即解，歡喜奉受，然我欲從尊者鳩摩羅迦葉求上復上妙智所說，是故我向問復問耳！我今自歸尊者鳩摩羅迦葉！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汝莫歸我！我所歸佛，汝亦應歸。

蜚肆王白曰：尊者！我今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，願尊者鳩摩羅迦葉為佛受我為優婆塞！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尊者鳩摩羅迦葉！我從今日始，行佈施修福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問曰：蜚肆！汝欲行施修福，施與幾人？能至幾時？

蜚肆王白曰：佈施百人，或至千人；一日、二日，或至七日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若王行施修福，佈施百人，或至千人；一日、二日，或至七日者，諸方沙門、梵志盡聞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諸方聞已，盡當遠來，七日之中，不及王施；若不得食王信施者，王便無福，不得長夜受其安樂。蜚肆王！猶如種子不碎不壞，不剖不坼，非風非日，非水中傷，秋時好藏。若彼居士深耕良田，極治地已，隨時下種，然雨澤不適者，於蜚肆意云何，彼種可得生增長不？

答曰：不也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汝亦如是！若行施修福，佈施百人或至千人；一日、二日或至七日者，諸方沙門、梵志盡聞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諸方聞已，盡當遠來，七日之中，不及王施；若不得食王信施者，王便無福，不得長夜受其安樂。

蜚肆王復問曰：尊者！我當云何？

尊者鳩摩羅迦葉答曰：蜚肆！汝當行施修福，常供長齋。若蜚肆王行施修福常供長齋者，諸方沙門、梵志聞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諸方聞已，盡當遠來，彼皆可得及王信施，王便有福，而得長夜受其安樂。蜚肆！猶如種子不碎不壞，不剖不坼，非風非日，非水中傷，秋時好藏。若彼居士深耕良田，極治地已，隨時下種，雨澤適者，於蜚肆意云何，彼種可得生增長不？

答曰：生也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汝亦如是。若當行施修福，常供長齋者，諸方沙門、梵志聞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諸方聞已，盡當遠來，彼皆可得及王信施，王便有福，而得長夜受其安樂。

於是，蜚肆王白曰：尊者！我從今始行施修福，常供長齋。

爾時，尊者鳩摩羅迦葉為蜚肆王及斯毖提梵志、居士說法，勸發渴仰成就歡喜。無量方便，為彼說法，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，默然而住。於是，蜚肆王及斯毖提梵志、居士，尊者鳩摩羅迦葉為其說法，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，即從座起，稽首尊者鳩摩羅迦葉足，繞三匝而去。

中阿含經 蜚肆經

彼蜚肆王雖行施修福，然極惡粗弊豆羹菜茹，唯一片薑。又復，施以粗弊布衣。時，監廚者名優多羅，彼行施修福時，為蜚肆王囑語上座咒願：此施若有福報者，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。

5 蜚肆王聞優多羅行施修福時，常為囑上座咒願：此施若有福報者，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。聞已，即呼問曰：優多羅！汝實行施修福時，為我囑上座咒願「此施若有福報者，莫令蜚肆王今世後世受。」為如是耶？

優多羅白曰：實爾，天王！所以者何？天王雖行施修福，然極惡粗弊豆羹菜茹，唯一片薑。天王！此食尚不可以手觸，況復自食耶？天王施以粗弊布衣。天王！此衣尚不可以腳躡，況復自著耶？我敬天王，不重所施，是故，天王！我不願此弊佈施報令王受也。

10 蜚肆王聞已，告曰：優多羅！汝從今始，如我所食，當以飯食；如我著衣，當以佈施。

於是，優多羅從是已後，如王所食，便以飯食；如王所衣，便以佈施。

爾時，優多羅因為蜚肆王監行佈施故，身壞命終，生四王天中。彼蜚肆王以不至心行佈施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棋樹林空宮殿中。

尊者橋燄鉢帝數往遊行彼棋樹林空宮殿中，尊者橋燄鉢帝遙見蜚肆王，即便問曰：汝是誰耶？

蜚肆王答曰：尊者橋燄鉢帝！頗聞閻浮洲中有斯毖提王，名蜚肆耶？

尊者橋燄鉢帝答曰：我聞閻浮洲中斯毖提有王，名蜚肆。

20 蜚肆王白曰：尊者橋燄鉢帝！我即是也，本名蜚肆王。

尊者橋燄鉢帝復問曰：蜚肆王如是見，如是說：「無有後世，無眾生。」彼何由生此？依四王天小棋樹林空宮殿中？

蜚肆王白曰：尊者橋燄鉢帝！我本實有是見，然為尊者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若尊者橋燄鉢帝還下閻浮洲者，願遍告語閻浮洲人：「若行施修福時，當至心與，自手與，自往與，至信與，知有業、有業報與。所以者何？莫令以是受佈施報如斯毖提蜚肆王也！蜚肆王者是布施主，以不至心行施與故，生依四王天小棋樹林空宮殿中。」

爾時，尊者橋燄鉢帝默然而受。

30 於是，尊者橋燄鉢帝有時來下至閻浮洲，則遍告諸閻浮洲人：至心施與，自手與，自往與，至信與，知有業、有業報與。所以者何？莫令以是受佈施報如斯毖提蜚肆王也！蜚肆王者是布施主，以不至心行施與故，生依四王天小棋樹林空宮殿中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如是，蜚肆王、斯毖提梵志、居士及諸比丘聞尊者鳩摩羅迦葉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

禪與禪宗

· 羅 顥 ·

（原刊於一九九二年七月《內明》第二四四期）

這幾年，在中國大陸知識界中，談論禪和禪宗已成為文化人士的一種時髦，這本非壞事，但有些學人自己對禪的問題還是一知半解，卻大談起禪來，並訴諸於文字，公開於世，這就有點不負責任。所謂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，這種不夠慎重的為學態度是不足取的，甚至說是對禪宗的一種褻瀆也並非不可。這些現象在國內近年出版的一些佛教書籍中都有或多或少存在，這主要是一種學風問題，非三語兩言能說得清。在此也只能舉幾例而見其大概。

本文的緣起，是讀了滬上一家在國內很有影響的晚報所登載的一篇文章而生。該報《讀書樂》副刊闢有一「書友茶座」專欄，對一般讀者帶有指導性質。二月十八日該專欄刊出一文，題名《禪與中國文化》。因該文中出現一些較明顯的差錯，白紙黑字，要對廣大讀者負責，於是筆者向作者提出來。後得該文作者賜覆，認為自己的文章並無甚麼不妥，而謂筆者所指出的問題「提法很新」。這就令人奇怪了，一些常識問題怎麼會變得「很新」呢！於是，筆者又查閱幾年來在國內出版的宗教詞典，也發現有類似的問題存在，覺得實有必要加以辨明，因《內明》近年在國內有較大的影響，故謹借其一角載出。

（一）

關於禪的性質問題。禪是梵文「禪那」的略稱，又叫禪定，是印度古老相傳的一種修習方式，可以說是印度文化的一個特質。禪的特點是心止一境，而獲得某種特殊的體驗。有關禪的思想和實踐，源遠流長，在印度一直十分盛行。日本佛學家木村泰賢明確指出：「事實上禪的考察為背景而成立的思想不獨限於佛教，印度思想最遲至奧義書時代以降（公元前八〇〇——六〇〇），是以內觀的方法，即術語之瑜伽（相應）之觀察法，進展為真理之發見及體驗之方法，佛教之禪的考察也不過從這般的學風而來的。」（木村泰賢《佛學思想之開

展與禪的考察》）

在印度有一種最古的聖典名《吠陀》，這部經典可以視為印度文化的總源，也是（產生在佛教之前的）婆羅門教的根本經典。在該經典最後一部份《奧義書》上講到一種「瑜伽」，其特點即是靜坐攝心，調御意識，超脫物欲，體認梵我，以至合一。瑜伽主要通過調息、調身、調心等方法，進入到某種特殊的境界中。瑜伽的方法就是禪定。此法在繼「吠陀」以後的「優婆尼沙曇」時代時已十分普及。

從歷史的資料分析，釋迦王子出家後，一度也曾修習過瑜伽。在實踐過程中，世尊逐漸發現了古老的禪定法門有其缺陷而加以改善。世尊在菩提樹下得到徹底覺悟，與他的禪定功夫關係極大。當然，世尊所持的禪定已經過很大的發展和改進，非印度早期的禪定可比。

佛教的禪定，在繼承了傳統禪定中的「心注一境」的同時，捨棄了神我論，否定了梵神具有至高至尊的性質；改進了業報輪迴之說，提出無神、無我、無三德等新的理論。佛教的禪定強調「正審思慮」，將佛教的戒、定、慧「三無漏學」充實了進去，而顯示了佛教思想和實踐的殊勝。但雖然如此，禪定的修習並未因此而為佛教一家所「壟斷」，許多佛教以外的流派仍有「四禪八定」等「世間定」的實踐。只是佛教認為在世間各類「禪定」中，它自己所採用的一套最為「殊勝」罷了，事實上也確是如此。

另一按照佛教自己的說法，佛教在這個世界上終有消失的一天。但禪作為人類一種最根本的直觀體驗，可以說是伴隨着人類整個生命之進程，凡有人的存在，有人類生活的存在，就應該有禪的存在——必然有禪的存在。當代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在《現代世界與禪的精神》一文中說得好：「根本地說，禪是沒有時代性的東西。不管他是近代人，中世人，以至於自今數千年後的人，無論是任

何世代的人，只要人是在人的限度內，禪說會被邀請。」

總之，禪的範疇和領域相當的大，如果將「禪」僅僅看作是佛教專用名詞顯然是偏面的。《禪與中國文化》的作者說「禪是佛教名詞」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。另外上海辭書出版社的《宗教詞典》（任繼愈主編）「禪」條目釋：「禪是佛教名詞」；浙江古籍出版社的《佛教文化辭典》（任道斌主編）也說「禪是佛教術語」。按理說這在專業性的工具書中是不應該出現的問題，但出現了卻至今無人指出。以訛傳訛，在目前國內佛教書籍還比較況下，更有必要加以辨明，以正名實。

（二）

關於禪宗的特點。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，雖然禪宗的淵源可以上溯到「釋迦拈花，迦葉微笑」這一公案的發生，但禪宗成為一種宗派，卻是達摩祖師來華以後的事。所謂中國禪宗，且是對中國文化具有極大影響的禪宗，則只能特指六祖惠能所開創的南禪（宗）一系而言了，這早已是常識，所以令人稱禪宗，如不加特別的說明，即是指南宗。

禪宗的特色是簡潔明快，直指心源。它不藉經教，不借外求，唯靠自力，無所依傍，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力求去繁從簡，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除去眾生的一切妄想情識，直契道體，徹悟本來面目。所以禪宗特別強調一個「悟」字，而此「悟」也是「頓悟」非「漸悟」，決不拖泥帶水。當然禪宗並不排斥「修」，但此「修」有悟前悟後之分。在禪宗看來，沒有覺悟之前的「修」皆是妄修，覺悟之後才是真修。好比一間漆黑一團的屋子，不可能進行清理工作，一旦燈火通明，任你怎般地清掃處理，都十分方便且有效。今人論禪宗，認為惠能以後已不重「修」這一着了。這是一個極嚴重的錯誤，有違聖教，誤人子弟，必須予以痛斥！

前面說過，釋迦牟尼佛曾改進了印度傳統的業報輪迴思想。佛教認為，每一位眾生都因各自的業力而決定了他自己的生命形態。「業是受身因緣。」（《成實論·業因品》）眾生的業因不會自行消失，也不能靠他人代為了斷。「業報自招無代者。」（《寶積經》第九十六）自作自受，自業自了，這是不易之規律，也就是佛教的因果律。佛說：「撥無因果，斷滅善根。」（《大方廣十輪經》）悟道者更應不昧因果，否則即落向野狐禪一路了，這在禪宗史上是有實例的。正因如此，仰山祖師在為山祖師處悟道後還要問以後的「行履」，這就是對「修」的重視。只是禪宗認為真悟者在修證功夫上已不成大問題，所以為山回答說：「祇貴子眼正，不說子行履。」這句名言典型地反映了禪

宗對悟與修的認識，及對兩者間關係的處理，禪師們常講「隨緣消舊業，任運着衣裳。」此話道出了禪宗修持功夫的特點。

顯然，禪宗重悟，但並不排斥修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也不能將修與悟混淆起來，更不可以修來替代悟。像《禪與中國文化》的作者說：「中國禪宗重在『修心』，『見性』上」，這是明顯錯誤的。禪宗強調「知見覺悟」，覺悟就是「明心見性」。明心與修心不同。如果用哲學術語講，明（悟）在體，修是用。明是體之用，無體則無用。雖說體用不二，但卻各有分位，不能顛倒。據《壇經》載，五祖弘忍欲傳衣鉢，命弟子各述心得。大弟子神秀即作一偈呈師，五祖見後認為火候不到，未得真髓。而這時的惠能只是黃梅門下一個打雜的小行者。他也作了一偈，被五祖看見，卻被印可，認為已得宗門精神，於是將衣鉢傳付，定為法嗣。神秀偈中有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」一句，即透出了其重心是在「修」上。至於惠能卻反其意而唱出：「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惹塵埃！」這正道明了南宗以明心見性，自心覺悟為根本的宗趣來。

「明」與「見」屬同一層次，它不是由外鑠「我」，而是徹悟此當下即有的「本來面目」。此用禪宗歷史上著名的「懷讓磨磚」公案可作最好的說明。不明究竟，一味地枯禪苦修，追逐外境，而不能反觀自心，雖不失為一種功夫，但畢竟與生死大事無涉，還始終是在門外徘徊。成佛作祖，乃大丈夫事。這一進路，豈一個「修」字能涵攝總括。禪宗功夫，非是靠隨便搪塞，遮遮門面，就可含糊混跡的；更非學舌之輩，光在口頭上討功夫。真功夫需要真見地。沒有悟到而妄修瞎練，這在禪宗看來全是閑功夫。所以蔡山惟儼禪師說：「貧道遮裏無此閑具！」

說了這許多，讀者不禁要問，禪宗究竟要「悟」甚麼呢？禪宗要悟的就是我們每人都有，那個與生而來的「心」，那個本來清淨的佛性。禪宗認為，心、佛、眾生本無差別，只因眾生顛倒，為妄想所遮迷，終日外逐，而不見自家寶藏。迷者眾生，悟即是佛。眾生皆有佛性，本來具足，無欠無缺，一切現存；一旦徹悟，依然如此，無增無減。此「心」此「性」，不是因修而得，絕非藉修方有——「心」（「性」）如是可以「修」，也談不上本來具足，一切玩存了。這就叫做「即心是佛」，「直心道場」。正是這種直指人心，不假外求的功夫，促成了禪宗特有的活潑瀟灑、機用無礙的宗趣。於是乎，黃花翠竹，青山綠水，皆是法身般若；吃飯睡覺，洒掃應對，全作功夫機用。而禪宗之陶育中華民族的靈性，對中國文化發生鉅大的影響也全在這裏。

佛前鐵樹開花



妙法寺之萬佛寶殿，十年如一日地典雅整潔，深得信眾喜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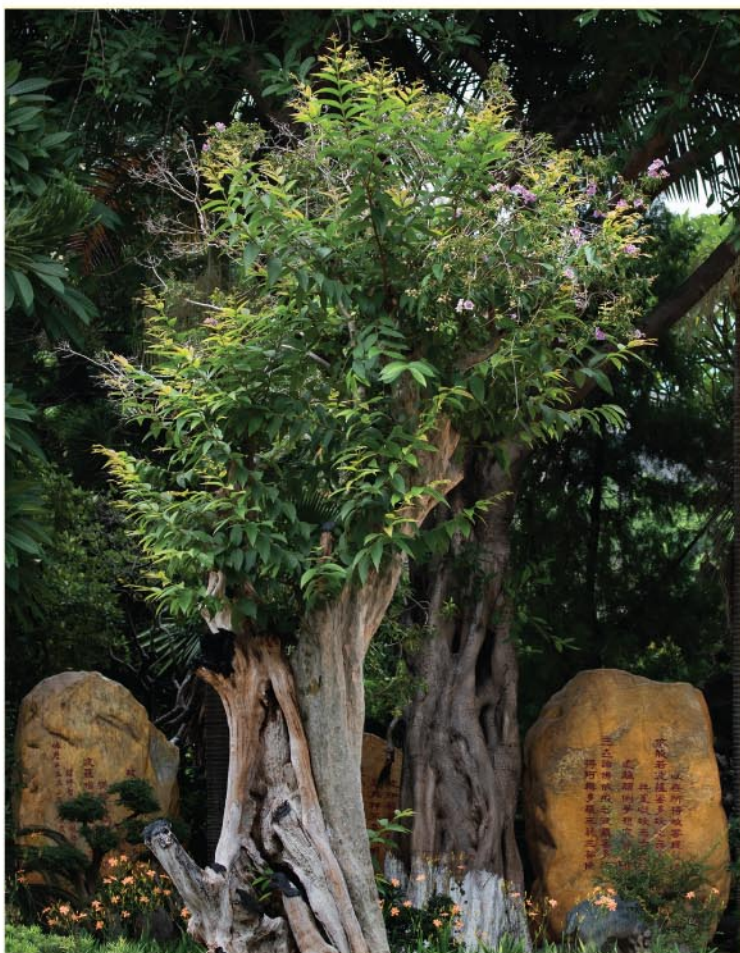
我留意了廿多年，都是保持着這副樣兒，真不簡單啊！

日前，更看到一個特別欣喜的場景。佛前供養了兩瓶紅鐵樹，每瓶插上四枝，是用水供養起

來的，想不到，在同一時間兩瓶的紅鐵樹都開花了，而且是成雙成對地，兩瓶各自開了兩株。它們彷彿是有默契的，真是情義兩心知！

攝影師李志榮把它拍下來，今天讓大家欣賞欣賞。





紫薇花開

妙法寺內這棵老幹紫薇，開花了。這個大盤栽的觀賞，是一舉兩得，既可看到紫薇花開，也同時可以讓我們好好地欣賞它的老幹，這甚有畫意的老幹，真不多見。

香港的街道旁也栽種上好些紫薇，但都是一枝樹幹撐起來的，像一把雨傘，花朵都生長在樹頂上，那是另一個面貌的觀賞。

前些日子又見到另一種紫薇花開，那是細葉紫薇。它的花形却又是另一種觀賞、細細碎碎的粉紅色花粒，難怪有人說它像小家碧玉。

「學富五車」

形容詞曰：「學富五車！」我們一般理解是：「讀書多，很有學問！他的書要用五輛車來裝載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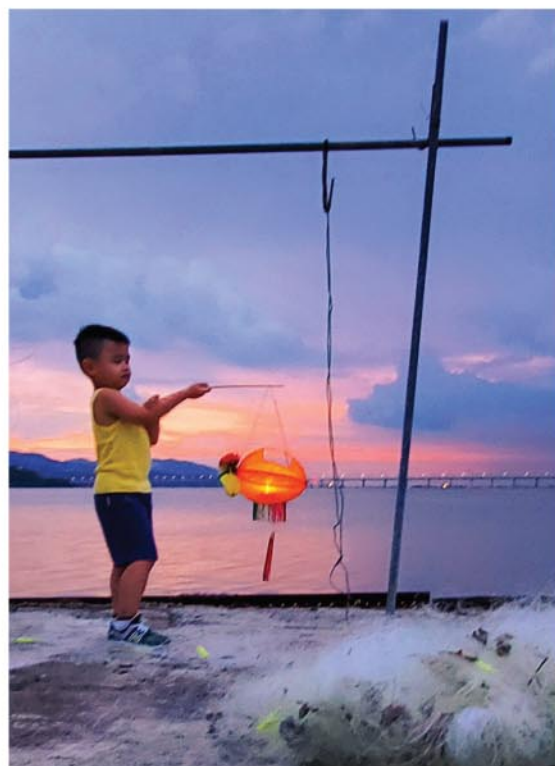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們用今天的「書」來理解，五車書的確很多很多，恐怕可以建立一個似樣的圖書館了。不過，讓我們深入一點去發掘、了解一下，所謂「學富五車」，也不見得怎樣嚇人。首先，那年代的「書」，不像現在的印刷品，連紙也還未發明（蔡倫造紙是東漢時期，距今一千六百年左右）。那時候的「書」，是竹簡，用竹片書寫的；那時候的車，也不是今天的汽車，而是馬車也！好了，五輛馬車的「竹簡書」，比起今天五輛汽車的「紙書」，那真是小巫見大巫。當然，能「學富五車」也是很

不錯的學問。

此語出於莊子的「天下篇」，他說：「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，其道舛駁，其言也不中！」我們一般都只借用上半節說話而簡稱之為「學富五車」。而莊子這節話整個意思其實說：「惠施雖然博學多才，但他也把思想弄得錯誤繁雜，說的也不大有道理！」

我們一般都忽略了後半節話。不過，既是擷取成語作借用的，也就沒所謂了。可有一點還是想說一說：莊子說惠施「其書五車」，是指他的著書而不是指閱讀吧。所以「學富五車」實際上該指「所寫的書是有五輛車之多！」

疫情下的「花燈會」



年年中秋，無論在店舖裡或者在公園吧，我們都會見到熱熱鬧鬧的「花燈會」。

店舖也有「花燈會」嗎？有的，看那些一年一度擺設出來售賣的花燈，琳瑯滿目，煞是好看，不也是「花燈會」嗎？特別是小孩子，牽着父母的衣角嚷着：「買呀，買呀，我想要這隻兔仔！」或者說：「我想要這條大金魚！」於是，父母也大解慳囊，讓孩子們歡天喜地的擁有他喜歡的花燈。

今天，雖然在瘟疫陰影籠罩下，孩子們依然歡欣地嚷着買花燈，店舖的花燈生意仍然有可為。攝影師李志榮在中秋節前，拿着相機「呢度去，個度去」，就是為了捕捉一些花燈鏡頭。

他說：「看到一些店舖擺設開來的花燈還是熱熱鬧鬧的，也吸引到不少市民拖男帶女的前往選購，我也拍了一些照片！」

嘩，這些花燈照真夠熱鬧，在李志榮的

攝影鏡頭下，我們可也感受到那喜慶洋洋的節日氣氛。

「可惜，」李志榮說：「在疫情瀰漫之下，為了不讓人群有太多聚集，今年也取消了在公園裡的花燈會，這真可惜，但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」

真的可惜，在過去，每年我們都會情不自禁地到公園去看花燈，特別是在晚上，把花燈

點亮了，這些大型的花燈佈置，非常可觀。今年，也只好在心裡懷想懷想了。

儘管如此，一些家長也為了免得小孩子失望，索性帶他們到郊區去玩玩花燈，既可玩樂一下，也同時可以把近些日子來鬱在心裡、困在家裡的悶氣也舒洩一下。

今天，讓我們在紙上遊玩一下，看看李志榮攝影鏡頭下的花燈會。

繁星點點

昔日，——大抵也不算是太久遠的日子，就在前年之前吧！在香港仍是「平靜」繁盛的日子，我們在中秋節的時候，會享受一個又一個「美麗的晚上」。在一些較大的公園裡，政府舉辦了一些花燈燈飾展覽，如果我們用「美不勝收」來形容，也是並不誇張的。多年來，筆者便在港島維多利亞公園看到不少中秋花燈，而且留下頗深刻印象。此外，在這公園的草地上，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家老少的坐下來，燃點了小小的花燈。天上星星密佈，而公園裡也同樣的變得繁星點點，一派祥和景象，再加上大坑的舞火龍，一連三天的「迎月、賞月、追月」，熱鬧得很！——此情此景，何時再現？



清淨心

《壇經》裡惠能曾經說過一句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！」可能有信眾會問：「為何連善也不去思呢？思善不好嗎？」

我以為，惠能大師這話語背後真正用意，是告訴我們所謂善、所謂惡其實也有「執著」的看法，未必是真正的甚麼善惡，看你當時的環境，以及站在甚麼角度來看吧！這還是一個比較「複雜」的心理問題。

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「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。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。」

把善與惡都放在一旁——莫思量，你的心便可獲得真正清淨。這是心法。



此岸·彼岸

《壇經》對此岸、彼岸，以譬喻作出解釋。拿甚麼來譬喻呢？那就是水與波浪：

「著境生滅起，如木有波浪，即名於此岸。離岸無生滅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為彼岸，故號波羅密。」

這則話的意思是：如果我們對世間的種種境相都執着，這便會產生生與滅，等於風，亦等於水裡波浪。水的波浪就是煩惱，而波浪是怎樣形成的？是風的吹動。風，就是無明，這個「無明」就因為我們著境的執著，所以這就是「此岸」。如果水能經常地通流，所謂川流不息，這就等於我們悟到了智慧，在彼岸。



呼吸之間

《四十二章經》裡有句：

「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呼吸之間。」

意思即是說：「我們的生命有多長呢？實際上就是在呼吸之間。」

一呼一吸，形容其快速、短暫，我們也經常說一句：「一息不存生命便沒有了！」表面上，這似乎很傷感，或者說很無奈吧，但我們不妨從積極方面看這問題，既然生命是可以這樣短暫的，我們便應該懂得珍惜。

珍惜生命，好好地對待生命，這才是做人的應有態度。引伸開去，其實是可以說明很多問題的，譬如你手頭上有金錢十萬、八萬吧！你認為：反正又不是很多，把它揮霍掉算了！

這一來，一下子便沒有了。但如果你覺得，手頭上只有十萬、八萬，不多，要好好珍惜，在珍惜的同時，想辦法積極地尋找「水源」，增加收入。

這與珍惜生命、善待生命，是同一道理的。



「活化」的大前提

香港有不少「活化工程」，把一些具歷史性的建築物保留下來，讓市民大眾有機會進入參觀，這是大好事。當然，不是所有具一定歲月的建築物都保留下來的，最少在選擇上要具真正價值的才可。我們也看到這方面的成績，譬如港島中區的「大館」，還有美孚新邨附近的「饒宗頤文化館」，俱有這方面的可取，重要的，是恢復原貌予以保留的同時，還要實實在在地看它的用途，要讓大眾的參與才好，像灣仔某「大押」的保留，內裡供餐廳使用，（如果是大眾化價錢，餐廳也無所謂！）這樣僅僅外貌的保留，實在有欠妥當。

在中上環一帶，由於這些地段是香港較早期的開拓之地，因此值得保留的舊建築物也不少，而且也僅僅是外貌的觀看便夠了，像「有記合」這座早期的唐式舊樓便是。相信它與上世紀早期的上環南北行的熱鬧不無關係。其實，有關方面實在可以在此幢「活化樓」的地下，設計上一個「歷史說明」，讓遊人多一點認識，這才有意義。

像這裡刊登的另一幅圖，是介紹中環一條橫街——機利文街，一幅百年前的圖片，在文字上也簡介了這街名的由來，多麼簡潔而有實效。好些活化的建築物，也該作這樣處理。



地鐵文化藝術

陳青楓

每到一個城市旅遊，如果方便的話，必會順便坐坐地鐵，除了感受一個都市的地方氣息外，更想了解他們對地鐵的「文化布置」是怎樣的。

前往俄羅斯莫斯科旅行，有一個「指定動作」——參觀地下鐵。

那真是合了那一句：「點只坐地鐵咁簡單！」那仿如走進美術館、歷史博物館去，每個月台都有一個主題布置，而且用華麗、美輪美奐來形容，絕對不是誇張之詞。

香港的地鐵呢？最大特色是那用毛筆寫的站名，是很好的書法欣賞，其次呢？潔淨、明亮也是值得讚賞的地方，而且十年如一日的整潔。說到文化特色，那就真的要說一句——果然很香港！（沒有本土特色，一味是廣告至上。）

幸好，在港島看到一個充滿文化色彩的地鐵站，那是西營盤，在那長長走廊看到這半浮雕及一組舊照片併合，以西區的懷舊景物，包括生活的描述，真是越看越喜歡。如果每個地鐵站都有這樣的社區特色的布置，我想這將會成為世界觸目的一個旅遊勝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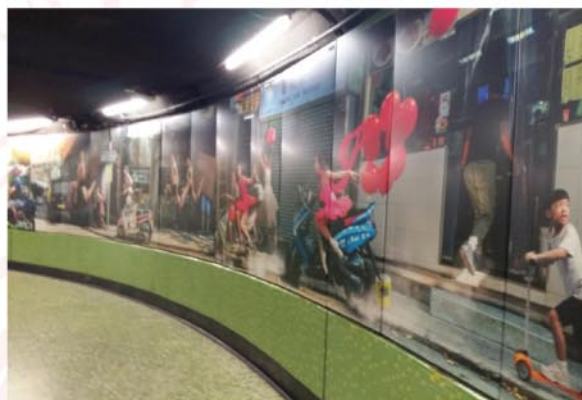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看到，地鐵方面好像在宣傳推廣這些文化裝置。雖然這來得太遲了，但所謂「遲到好過無到」，還是值得讚賞。只是，有些「想法」也許可以多思考一下，譬如灣仔的地鐵站，在狹窄的走廊牆壁上裝置那些以舞蹈動感作主題的畫面，其取向是表現「灣仔活力」，但有沒有想到，如此狹窄之地你這樣處理，只會增加壓迫感？





文化藝術的裝置，其實不是金錢問題，而是看你的心思。

香港的地下鐵興建，不經不覺已有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歷史，那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正式通車的，先行打通港九兩地；至於從金鐘站到柴灣，則是於一九八五年才正式接駁上。地鐵是不斷地伸延發展，這五十年來沒有停過，港島的西區以及香港仔這南區也开通了。這還不是「到此為止」。我們都曉得，香港的地鐵是不斷地拓展開來的，「沙中綫」也快接駁上了，這建造完成之後，我們可能會有一個「驚喜」，那是土瓜灣道那區的宋王臺站，由於在開掘過程中發現宋代



遺物，於是有關當局當機立斷，路線作出少少修改，騰出位置在這個站建造「現場博物館」，這對香港地下鐵來說，無疑是增加了它的價值。在「歷史文化」增置上是可以打上滿滿的十分。

這是我們一次興奮的期待。



筲箕灣地鐵站此圖案，頗具美感。



看到這個「冊」字，很自然聯想到未有紙之前的竹簡。

我們都知道，古代的字是寫在竹片上的。一條條竹片，用毛筆沾墨把字寫上去，但如何成篇呢？那便用繩索把竹片串起來，這算得是最早期的「釘裝」吧！這個「冊」字的形狀、不就像把竹簡串起來嗎？所以，這個「冊」字很早便有了，當然最初的寫法是比較繁複的，它較象形，

冊與竹簡

後來才慢慢地簡約起來形成今天這個「冊」字的樣子，即使如是，也已經是漢代便確定下來了。

書寫的竹片稱為「簡」，所以今天我們也把書信稱之為「簡」。再想一想，我們常說「簡單」兩字，簡與單有關係吧？——有！一條竹簡只寫一行字，一行即是「單行」，於是衍生出「簡單」一詞。



汗青

對於字形、字意的探索，看着那種瓜帶籐、籐帶瓜的互有牽連的關係便覺得很有趣。「簡」字，用竹字頭，很自然便聯想到與竹有關，至於下邊那個「間」字，是用借音法來結字的，很多時都會這樣。

說到互有關連，可想到文天祥那一著名詩句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

「汗青」兩字也與竹簡有關，用作寫字的竹片，它的製作是先把竹青去掉，去掉的方法就是用火來烤，烤出「汗」了，把這些「汗」抹去才好使用，這些已烤過的竹簡便稱之為「汗青」。